

我寫《加油，人生！》

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參事 ◎ 王壽來



加油，人生！
王壽來著 / 聯合文學 / 9404
220元 / ISBN 9575225309
平裝

去年秋天，我在某大學進修部碩士班兼了一門課，全班二十多個同學，多為在職生，一學期下來，我只點了一回名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班上學生怕我對大家沒甚印象，前幾天班代表打電話到家裡來，商談交期末報告的期限，順便還婉轉提說：「老師幾乎從不點名，這樣對那些從不缺課的同學而言，似乎有點不公平！」

一般說來，大學生「翹課」，幾可說是天經地義的事，老師不點名，求之不得，何曾見過有人出言抗議？當然我也了解，在職生重回學校充電，往往特別珍惜求知的機會，與年少輕狂時的心境，自有天壤之別。

記憶所及，早年我在美國唸書時，學校裡並不時興點名，問題是研究所的課程例為學生必須參與的討論會，並不是教授一人唱獨腳戲。若是缺席，極易被老師發現，而影響到平常成績，甯說我們這些原本就戰戰兢兢的外國學生了，就是美國本土學生也不敢托大，隨興來去。

講實在話，我不是不在乎修課學生的出席率，但總覺得，學生上課不熟絡，老師教學的吸引力不夠，恐怕也是主因。研究生上課，貴在心甘情願，我可不願用點名去拉住學生，甚至像我當年做大學生時所遇到的某些教授，不是次次點名，就是有言在先，一學期只點一回，若無正當理由而點名不在，就休怪他絕情「死當」。

說起我個人這種「學術自由」私衷，卻是種因於高中時代。那時我讀的是位於南海學苑的男校，升學率全省屬一屬二。然而，校方的管理卻是鬆散無比，現在講給別人聽，都難免讓人有天方夜譚之感。

以高三為例，缺課情形不可謂不嚴重，班上總共有五十幾個同學，通常到校上課的，大約只有半數，即使是上數學、英文等主科時，亦是如此。班上一定會全員到齊的，除軍訓外，就只有上歷史課了。

教我們歷史的是孫靜山老師，他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魅力呢？說穿了，還是學問到家。他上課，當然不是照本宣科，甚至連書本都不用瞄一下。鄉音雖重，無礙於精彩。講到每一個歷史事件，娓娓道來，生動的好像是說發生在他自家門口的事情；說外國史，歐洲錯綜複雜的宮闈關係，如數家珍的又好像在說自己的家譜。最叫座的，還是他講中國文化史，論及古人詩詞歌賦的風格，隨時一字不漏的背出原文原句，作為引證。



孫師一出口，就讓人不得不為之傾倒，他年輕時所下過的苦工夫，哪裡是我們這些後生晚輩所能企及？

我這一生還遇過一位像孫師一樣博聞強記、令人折服的師長，那就是大學時教我們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的陳珊老師。他上課總是兩手空空地踏入教室，既不帶任何教科書，也不帶「法律人」隨身必備的《六法全書》。

陳師講解法條時，照例先將整個條文背出，再逐句逐字說明其精義。很難想像，一個六十開外的學者，記憶力還能如此之強，天賦異稟或許有之，關鍵因素，自然還是早年學問做得扎實。

彼時同學們私下聊天，提到陳師背誦法條的絕活兒，無不嘆服，有同學向老師請教記誦的訣竅，也都不得要領。其實，大夥亦心知肚明，讀書這檔事，哪有什麼不傳之秘的捷徑可言！

就拿學貫中西的大陸學者錢鍾書來說好了，翻過其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、《宋詩選注》、《圍城》、《寫在人生邊上》等書的人，無不佩服其學識的淵博。我記得有這麼一段記載，說有人向他求教治學之道，錢氏也沒有什麼可度與人的金針，只輕描淡寫地回說：「也就是一本本看下來罷了！」瞧極其平常的一句話，卻已道盡追求學問的底蘊。

孫靜山老師、陳珊老師的授業、解惑，固然讓學生受益，而他們「無言之教」的治學態度，更讓我們一輩子受用。除了這些師長所樹立的標竿，無形中給年輕人不少指引外，我們那個時代，不少激勵人生的勵志書籍，諸如彭歌譯的《人生的光明面》、宋瑞譯的《勵志文粹》、《中央日報》編印的

《我的座右銘》，以及王鼎鈞的《開放的人生》等，無不膾炙人口，幾達人手一冊的地步。

我服預官役，在臺中成功嶺接受基礎訓練，高中時的好友林宗宏專程來看我，送我的「勞軍」禮物，不是什麼好吃好喝的，而是鄭豐喜的自傳《汪洋中的一條船》。後來我抽中「金馬獎」，到金門外島服役，能咬牙撐過軍中種種嚴格的磨練，鄭氏抱持「一枝草，一點露，天無絕人之路」的奮鬥精神，殘而不廢、力爭上游的感人故事，何嘗不是支撐我生命的一股力量！

其實，那時節喜歡閱讀這些勵志書籍的，也不止是青年人，教我大一國文的曾厚成老師，讀了李查·巴哈（Richard Bach）的《天地一沙鷗》*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*，心潮洶湧，在《中央日報·副刊》發表了長篇讀後感，分上中下三天刊出，獲得很大的回響。這本小書也不僅是在臺灣熱賣，在世界其他各國都有譯本，自1970年問世以來，歷三十餘年不衰，風行至今，成為勵志書籍的經典。

該書的主角海鷗岳納珊，為了追求展翅蒼穹的完美境界，不斷挑戰翱翔的極限，期間一度還遭同伴唾棄驅逐，忍受離群單飛的煎熬，終能實現自我，領略生命的崇高價值與意義。最後岳納珊還盡棄前嫌，重返鷗群，引領年輕的海鷗追尋永恆的生命目標。

李查·巴哈本身就是一名飛行家，讀他的書不但會勾起你對藍天碧海的渴念，也會讓你憧憬走出生活樊籠、享受真正心靈自由的快慰。他說過許多值得再三咀嚼、尋味的話，例如：

如果你愛一個人，就讓其自由吧。若其回來，就真正屬於你了，若一去不返，那就

表示從未屬於過你。

(If you love someone, set them free. If they come back they're yours; if they don't they never were.)

所謂職業作家，就是不放棄創作的業餘作者。

(A professional writer is an amateur who didn't quit.)

你永遠有自由改變你的心意、選擇不同的未來，或不同的過去。

(You're always free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choose a different future, or a different past.)

距離真能分隔你跟朋友嗎……如果你想跟所愛的人在一起，你不是已在那兒了嗎！

(Can miles truly separate you from friends...if you want to be with someone you love, aren't you already there?)

李查·巴哈曾說：「最簡單的問題，也就是最深奧者」，他拈出了「你生在何處？家在何方？要去何處？所行何事？」

(Where were you born? Where is your home? Where are you going? What are you doing?)

他要我們偶而思索一下這些「大哉問」，並且注意自己答案的變化。

確實如此，今日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在面對生命的困境與挫敗，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時，向蒼天扣問生命的意義，抑或怨天尤人地責怪命運的乖舛，一旦排解無門，灰心喪志事小，有時甚至還會走上無去無歸的絕路。

這些年來，因為工作的關係，我常去國家劇院、國家音樂廳或新舞臺、臺北社教館觀賞各種演出。深感表演者無不是活在掌聲

之中，每當謝幕，掌聲響起時，也是每一個表演者最快樂、最驕傲的一刻。其實，世間需要鼓舞，需要加油的，又豈止表演工作者。人生每一個階段，不管是得意或失意，不管是成功或失敗，無不需要他人的關心及鼓勵！

記得，佛門大德星雲法師演講時提到，有一位信徒訴苦說，他也想布施，卻苦於一貧如洗。大師提醒他道：「你可以布施你的好話，布施你的微笑，布施你的歡喜。」大師的開示，固在強調布施首重心意，但也點出了群體生活中人性的基本需要。

對大部分人而言，生活在現今這個時代，並不容易，或許我們沒能趕上歷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，但若用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, 1812-1870）名著《雙城記》的卷首語：「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；這是智慧的年代，也是愚昧的年代；這是信仰的時期，也是懷疑的時期；這是光明的季節，也是黑暗的季節；這是希望的春天，也是絕望的冬天」，似乎也很貼切。

誰無生命的缺口？誰無暗夜吞聲的磨難？然而，不管怎麼說，至少，我們是活在一個可以揮灑生命，充滿「可能」的時代。

是在這樣一種心境與人生體悟下，我完成《加油，人生！》的各篇，並先後在《聯合文學》月刊發表。書中有讀書心得、生活反省、處世經驗、旅遊見聞等，題材不一而足，乍看稍嫌紛雜，但鼓吹正面看待人生，積極提升生命質量，以期自勉勉人的苦心孤詣，卻在字裡行間，處處可見。衷心期望這樣一本勵志書，能給無數生命處於低潮、徬徨無助的人打氣！